

01 竹管仔飯

■ 洪錦田

咱逐工咧食用碗貯 (té) 飯、食便當，誠 (tsiām) 罕得食竹管仔飯。

竹管仔飯上 kai 時行的年代，是阿本仔時代，彼當陣物質缺陷 (khueh-hān)，會當 (ē-tàng) 食白米飯是久久仔才有一通；貯仔竹管仔飯的量是真少，臺灣人粗作粗食，白米摻 (tsham) 番薯寮是足四常的，逐工作稽都無閒 tshih-tshih，哪有彼號美國時間咧變遐的碗糕齣頭？

聽講竹管仔飯是原住民佇豐年祭典的時，煮來招待外位仔來的人客；抑是講予因仔去行遠路頭，到他鄉外里去討趁、去讀冊，做序大人的擺會煮幾管仔予個緊咧通食用；這款的竹管仔飯，就親像 tsit-má 的便當，猶闊另外加一種竹仔味恰山內人的口味。

做竹管仔飯的步數，有淡薄功夫佇咧；tai 先是梳 (tsüt) 米洗清氣浸水，浸甲米心漲大才共伊撈 (hōo) 起來，繼落去 ka 盪一寡香菇、肉絲、蝦米、豆油……遮的配料，若是講欲食較鹹 tānn 咧，加下寡鹽抑是豆油；闊來，先共遮的料拈拈 (la-la) 予伊齊勻 (tsiâu-ün)，才共伊圓踎鼎裡，下寡水濕濕炒予伊半熟，尾手才灌入去竹管仔內。竹管仔猶未園米料的時，定著愛用水 tshik 予伊清氣，了後才共伊灌入去五分之四的量，予伊 lang-lang 仔，賭五分之一通予伊透氣，完成了後才闊用竹葉仔搵漚 (ün-tām)，共伊室 (that) 對灌米口。

一管一管的竹管仔，灌米灌好勢，就會當用火開始煎 (pū) 矣，

煎欲四、五十分鐘久，煎甲竹管皮臭火焦 (ta)，米的芳味走出來，按呢就差不多欲熟矣；繼落去用火尾闊烘一搭久仔，予伊水份較收束咧，芳味擺衝衝 (tshing-tshing) 出來，按呢就聽好 (thing-hó) 食矣。

欲食的時，用柴刀共臭火焦的所在副副捋揀 (khau-khau-hinn-sak)，才剖開竹管仔；這個時陣，好料的恰芳味擺看會著、鼻會著，園仔眼前的物件毋食才是惹咧，隨人欲食胡蠅家己 hop 啦。

烘熟的竹管仔飯，規支像飯條，外皮闊有一層薄厘絲像甜粿紙透明的竹膜 (mòh) 包牢咧；而且闊有一款真鮮尺 (tshinn-tshioh) 的竹仔味摻米芳味，親像籠床炊米糕彼款味，會予人足想欲用箸 ka 托 (thuh) 一啖來食看覓 (mái) 咧。

烘好的竹管仔飯，平時仔園咧成禮拜，若摻一寡配料，會當擋欲甲一禮拜外外外；這項竹管仔煎食的山地文化，佇阿本仔時代誠時行。啊毋闊現此時，便當菜四界攏買會著，便當熬共竹管仔飯損死去。像這款古味十 (tsáp) 足的工藝，亦沓沓仔失傳去矣，這項食的文化熬變成祭典的稀罕品；目前猶有咧做這款的物件，ká-ná 賭無幾口灶矣；有聽人咧報，報講阿里山鄉塔山山峰群下跔的豐山村，有幾間仔鄒 (Tsoo) 族的原住民，猶闊會曉這款芳閣 khiū 的山地「竹管仔飯」。

02 細漢的時陣

劉秀珠

會記得細漢的時陣，若狂著歌睏日，阮兄妹仔定定相招做伙轉去阿媽兜 tshit 迺。阮阿媽家已一个 tuà 佇庄跤，逐擺看阮轉攏真歡喜，攏 (tshuân) 真濟物件予阮食。厝邊毋是親情就是親堂仔，有真濟囡仔伴，會使講，去阿媽兜有食閣有掠。

阮阿媽兜種誠濟果子，有釋迦、蓮霧、龍眼、葡萄、那茂仔，四邊閣種燈仔花做籬笆，埕尾種一籬 (phō) 竹仔，雞母 tshuā 雞仔囡仔竹仔跤啄粟 (tshik) 仔，一寡查 poo 囡仔誠孽 (giât)，刁工擇掃帚共雞仔起來起去，予規陣雞仔沿路囓囓 (kòk-kòk) 叫，沿路走、沿路飛，實在真心適。

門口埕東引有兩樣蓮霧，逐年攏生真厚，蓮霧若大出，親情五十大細漢齊 (tsiâu) 振動，大漢的負責挽 (bân)，細漢囡仔捏 (kuann) 鉛桶承 (sîn)。較低就夯 (giâ) 椅頭仔架 (kué) 跤，較懸的挽袂著，就用竹篙托 (thuh)，抑是用絞 (ká) 的。有 tang 時仔無托著蓮霧，煞托著烏趁趁 (sô) 的刺毛蟲，跤手慢鈍閃無離的，予刺毛蟲落踏身軀，連鞭就孺 (tsiunn) 甲擋袂牢 (tòng bê tiâu)。毋聞蓮霧真甜、真好食，逐个毋驚死閣繼續挽。

阿媽兜頭前有一條溪仔，溪岸有一寡石頭。熟人的時，細漢囡仔穿短褲節仔 (tsat-á)，佇水較淺的所在掠魚、撈蝦仔恰摸蚶仔，定定要甲規身軀澹糊糊 (tâm-kôo-kôo)，正港是「一兼二顧，摸蚶仔兼洗褲」。較大漢的初中生、高中生，就划竹排仔要，有的規氣襪衫比賽泅 (siú) 水，有的會藏 (tshàng) 水沫 (bí)，有的頭浮佇水面做狗仔泅，雄雄若有水蛇 bün 出來，逐个就走甲 pué 尾溜。另外一引有幾

个查某人正手攞一枝柴棍仔，倒手捏一籠衫仔褲，各人揀 (king) 一塊大石頭，那洗衫那閒講。溪仔頂懸有一板 (pán) 橋，符 (uá) 橋邊選踏水車，查 poo 的較有力，輪流踏水車。

阮阿媽兜門口埕真闊，稻仔若收了，厝邊頭尾攏來借大埕曝粟 (phak-tshik)，逐个那曝粟那講笑談；那趕粟鳥仔那注意天氣的變化，看天烏陰咧欲落雨，逐个趕緊共粟仔掃規堆，用布袋貯起來，逐个門相共扛入去厝內，若無，拄著西北雨淋澆去就害 Hú-liú 啦。

有一擺，選鬧熱，我放學了後，中晝頓食飽，共阿母討五角銀，家已一个先去縣政府頭前的車牌仔跤等車。等一搭久仔車就來矣，逐个攏上車了後，車就駛振動 looh，車掌開始隨个仔隨个收車錢。著我的時，我就共五角銀 lu 予伊，彼个車掌小姐目睷 Hoh 一下就講：「囡仔！欠五角。」我毋相信：「莫騙我，頂禮拜才坐過咧！」伊講：「無騙你，今仔日開始起價。」聽了後，規个人攏慙 (gāng) 去。逐擺去阿媽兜，轉來的車錢攏是阿媽予我的，身軀無半 sián 錢，欲按怎？待佇我後壁，一个揸冊包的學生看我慙慙就欲着我出。坐差不多十外分矣，看著路邊的水壩 (pà)，較緊共司機講欲落車。落車了後，tshue 近路行細條田岸仔路，行到阿媽兜，猶誠早咧，工人才咧搭戲棚 niá。我行入去灶跤，阿媽當咧無閒，叫我貯一碗米篩目食。米篩目食了，無代誌做，我就四界要、四界趁 (sô)。

03 Peh 山的感想

■ Nâ A-lâm

親像蟻 (bāng) 仔咧唱歌，

山頭有人咧叫我；

那 (ná) 看那 tshue 跛那徒 (suá)，

愈行愈倚聲愈大。

相挂歡喜手來慢 (mua)，相招唻 (lim) 酒拳來喝 (huah)；

出出入入無內外，

來來去去閑 (koh) 有繼 (suá)。

海墘、溪邊、石頭空、山坑仔、樹林仔、花草、青苔 (thi) ……

是咱祖先幾萬、幾千代所食、所穿的源頭，也是個歌腳、shit 退、傳世的所在，山頂、田岸的路痕仔猶有牢 (tiâu) 個出入、行踏所留落來的跣跡。見若禮拜有時間去 Peh 山，對入山的第一步開始，親像咧陷眠按呢，我攤看會著個的跣跡，聽會著唻 (lim) 酒、唱山歌的聲音，有感覺著個歡喜的心情、哀怨的心聲，一遍闊一遍佇 (ti) 我的頭殼內玲瓏楚 (seh)，耳空邊一直哼 (hainn)，哼袂 (bē) 煞；有當時仔，我家已囉有成 (sing) 咧起童 (tāng) 按呢，摻 (tsham) 個做伙開講、滾耍 (sng) 笑、招呼，講一寡仔年冬的好 bái、收成的濟少做 tām-sām，加減講——親情 (tsiānn) 嫁娶、人情世事的代誌做議量，精差無提薰 (hun)、檳榔出來請我食爾爾 (niā-niā)，啊若食飯、唻酒是上捷 (tsiap) 的代誌；個這陣古早人的穿插恰 (kah) 我足相 siāng，講的話摻我全款，無共 (ka) 我當做外人，所以我相

信個恰我身軀內底所流的是全種的血，才會選親，講選有話，袂輸是全一家伙，出入家己的灶跣 (kha) 全一樣。

家己孤一個人，Peh 一工的山，毋閣 (koh) 我決感覺孤單，心肝頭顛倒鬧熱滾滾，無閒 tshih-tshih 咧，啥個這陣無形無影，閣古意甲有賭 (tshun) 的古早人，跔 (tiām) 頭殼內 gô 一日 tah-tah，是我上興閣上暢的工課，這款放揀 (pàng-sak) 袂離的心情，予我誠毋甘遮 (tsiah) 緊就告辭，一定愛互相約束閣見面的日子才有落山，毋是我 gâu 拖沙，嘛毋是個較纏，實在是這塊是我的親情五十、層邊頭尾，嘛敢準是阮兜的門口埕、厝內底、灶跣間，哪著選緊就行開？

「山」就是祖厝，嘛是收留我的身軀唯一的所在，是個規陣人不時佇 (ti) 耳空邊喝我，袂輸咧叫魂全款，牽長聲閣會押韻，彼種的親切、綿爛 (mī-nuā) 的叫聲叫入來血脈內底，衝入去五臟六腑，拚甲心肝撲撲 (phók-phók) 叫，親身軀沖沖滾，予我無暝無日咧數念 (siāu-liām)、掛 (khua) 心，強欲 (beh) tsih-tsai 袂牢 (bē tiâu)。

就是這個緣故，我一禮拜若無入山去行一遊 (tsuā) 仔，心肝底、頭殼內會癡謔鬱悴 (gāi-giōh ut-tsut)，會做無工課 (khang-khuè)、暈袂 ka-tsue，食啥乜 (mih) 鎮定劑、愛個藥仔攏無效，便有去 Peh 山，閣 (koh) 較 bái 的心情嘛隨變好起來；有 Peh 是歡喜、樂暢過日，繼落去就向 (ng) 望後禮拜閣啥一陣看袂相粘；這到底是思情，抑 (iah) 是祖公仔的身軀咧做怪，致使我有這種想法，我嘛毋知影，嘛講袂出原因；莫非——真正是有鬼？若準是，kám 有啥乜通驚咧！

04 阿公的故事

演講：陳亦漢 整理：林金城

啊若講著台語，我就想著阮阿公。伊定定咧講起，伊講當初彼一時，日本仔是鋤頭咧管畚箕 (pùn-ki)，咱台灣人的生活是真嚙 (iàn) 氣，困苦無依是難袂 (bē) 記。阮阿公有咧講，彼時陣三頓攏食番薯簽 (tshiam)，菜脯根仔就罔咬鹹，彼日本仔食甲油洗洗，偏偏就是袂曉講台灣話。有一擺阮阿公假好衰，去教日本因仔講咱的 Holo 話。伊捧 (phāng) 一塊食飯碗，共 (ka) 伊講這是「碗」，彼日本因仔就綴咧學「碗」，閑 (koh) 指家己的跤 (kha)，共伊講這是「跤」，繼落去關比一个貯 (té) 水的缸，共伊講這是「缸」。尾仔，伊閣提一个查某因仔梳妝打扮的鏡，共伊講這是「鏡」，彼日本因仔是愈學愈有繼 (suà)，就綴咧講「鏡」。阿公緊共這四項物件連起來做伙講，彼日本因仔就那 (ná) 隻 (sèh) 頭那 (ná) 唸講：「碗、跤、缸、鏡。」唸較緊咧啦！「碗、跤、缸、鏡。碗、跤、缸、鏡。碗、跤、缸、鏡。……我尻川疼，我尻川痛。」Hé！彼日本因仔講家己尻川痛，我阿公佇 (i) 邊仔是笑甲腹肚痛。三頓食袂飽，創治日本因仔罔過癮 (giàn) 啦！

彼時陣台灣出產足濟甘蔗，毋閣攏做糖送予日本仔去孝孤，阮阿公若聽見載甘蔗的火車 pu-pu-pu，tshih-tshiak，tshih-tshiak，tshih-tshiak，伊就趕緊走去鐵枝路邊等欲祛 (kiòh) 甘蔗，見擺都有甘蔗落 (lak) 落來，予個遐的因仔是祛甲真歡喜，久矣，阮阿公才發覺，原來是火車頂的阿伯刁工共甘蔗擲 (tàn) 落來的，欲予個遐的因仔食的啦。

日本仔離開台灣了後，逐 (tâk) 家生活嘛是真艱苦，彼阿督仔

就好心來救濟。為著欲領救濟品，逐家就相招門陣來去教堂做禮拜、信耶穌，唸彼 a me soo me，也毋鎖咧 (I'm sorry)，kiau 彼 ABCD 是狗咬豬。等禮拜做煞才排列領配給的麵粉、牛奶粉、抑 (iah) 是衫。Hé！彼阿督仔漢草是有夠好，平平是十六歲，啊大細漢就差遮 (tsiah) 濟。阮阿媽就大領的改做細領的，啊褲跤挂好 khà 做裙，麵粉袋仔提來車做白布衫、內褲。彼時陣，內褲無時行彼啥乜 BVD 俗小 YG，逐 (tâk) 領攤嘛是頭前寫「增產報國」，啊尻川後寫的是「淨重五十公斤」。Tsit-má 講起來是當做笑談，毋閣 (koh) 彼時陣的日子，實在是真正歹過。為著欲 (beh) 顧三頓，阮阿公捌 (bat) 去拖過三輪車，嘛捌挨米粉，閑捌四界去共人搭布帆，熱人，汗是流甲四淋垂 (sì-lâm-suí)；寒人，是凍甲 sih-sih 震 (tsùn)，毋閣較苦嘛著愛忍耐。

■ 陳恆嘉

媽媽：

雖然你毋捌 (bat) 字，袂 (bē) 當家已讀這張批，甚至這張批是用咱台灣話寫的，欲 (beh) tshue 一个少年的來讀予你聽，嘛煞有困難。好佳哉爸爸捌字。伊一定會讀予你聽啦！

只是，媽媽，予我心肝真艱苦，而且是因為按呢才促成我寫這張批的。恐驚就是爸爸替我唸這張批予你聽，你煞毋知聽有無？就是聽有，嘛毋知共 (kā) 你寫這張批的「阿嘉」就是你上 kài 煩惱的第三困？媽媽八十歲實在真老矣，著毋著 (m-tiōh)，但是，你哪會做一囡老一下遮 (tsiah) 爾嚴重咧？咱庄跋 (kha) 咧笑一个人傷 (siunn) 過條直，講伊是「慇 (gōng) 甲袂扒癢」，媽媽，你知無？你是做一下煞「老甲袂扒癢」呢！

我知影，媽媽恐驚是致著醫學上講的「老人癡呆症」，頂回爸爸恰 (kah) 你來台北，咱有去看陳醫師，陳醫師因為伊的忠厚恰對台灣人的疼心，一直無講出媽媽是致著啥也 (mih) 症頭，kan-tann 共爸爸講是老人症，知影你 tuà 佇庄跋，有爸爸恰大兄大嫂通照顧，伊就講無要緊。這一年來，因為媽媽連咱兜的便所佇 (tī) 位位，都會去予袂記得去，有當時仔半暝仔醒來，也毋知家已佇位位，毋知日時抑 (iah) 是暗時，予爸爸伊較費氣，但是，我也知影，媽媽其實你是知影家已的問題的，媽媽逐 (tāk) 擺講家已「夭壽無頭神的」，啊！是啦！你是致著「無頭神症」啦，上 kài bái 的是媽媽你家已知影家已的症頭，所以煞家已愈來愈無信心，繼 (suà) 落去，煞連家已講一半的代誌嘛煞去予袂記得去，尤其是人刁工共你「考試」的時

陣，你嘛知影人咧創治你，但是，就是你已經對家已無信心，煞三講四重耽 (tīng-tann)，所以，媽媽你愛有信心，將你想著的勇敢講出來，橫直，你做你放心，tsit-má，厝裡你上大。因為你上老；你上細，閣因為你是「老人困仔」，你講著，逐家咧笑，是歡喜，你講著 (m-tiōh)，逐家咧笑是好耍 (sūg)，尚且逐家擺是你的困、你的孫，抑若無就是你的厝邊隔壁，哪有啥也通歹勢抑 (iah) 是見笑的咧？

媽媽，我頂日轉 (tīng) 去，問爸爸看你有收著我的「母親卡」無？爸爸講你有收著，毋閣 (koh)，爸爸講你收著的時陣講一句「活欲氣死」，爸爸學這句話的時陣，有淡薄仔欲笑也毋是，欲哭也毋是，尾後閣講：「你 tsit-má 寄彼伊哪捌」？但是媽媽，原諒我到這陣才想著講共你寄這號現代人咧愛的物件，閣像到今才想講共你寫批全款。我嘛了解媽媽你講「活欲氣死」的意思，因為今年過年過，逐家欲轉 (tīng) 來台北的時陣，我有看著媽媽流日屎，我問媽媽按怎流日屎，媽媽有講一句話：「逐家擺走了了」，我想媽媽無一定了解母親卡的意思，但是，一定是母親卡予媽媽想起著逐家無佇你的身邊，媽媽才會「活欲氣死」的啦！

■ 陳雷

二十四年前，欲 (beh) 出國彼年的熟人，我按台北轉 (tng) 去台南，去共 (kā) 親情 (tsiann) 朋友相辭，最後彼日，去看阿媽的墓。我想著阿媽以前上愛食甘苦伯仔的粽，所以透早就去上帝廟，欲去買粽，提去看阿媽的墓。

去到上帝廟，以前鬧熱的廟口無半人。廟的門頂吊一个新牌，頂面有寫：「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服務站」。我入去廟內，空空無半項，kan-tann 一隻桌仔，兩個穿中山裝的查 poo 人坐佇 (ī) 遐，恰 (kap) 一个若像康樂隊長的小姐咧講笑食豆腐。我問個賣粽的佇佗位？個毋應我，煞比桌頂的冊欲予 (hōo) 我看。我幹 (uat) 去廟後壁，tshuē 著顧廟的阿錢佇遐咧掃地。阿錢小學給我同班，hām 我上好。畢業了，伊的厝裡散赤，無閣 (koh) 讀冊，才來顧廟。

伊講頂個月警察來掠彼日，透早一个管區來廟裡，共大家講，警察局新規定，袂 (bē) 使 tuà 廟裡排擔，叫逐 (tāk) 家愛搬。逐家毋搬，共伊謀姦橋 (tshoh-kàn-kiāu)，甘苦伯仔 tshuā 頭：「是你搬抑 (iah) 是我搬？你毋成因仔，我陳許來上帝廟賣粽的時，你尿帕 (phè) 仔都猶未焦咧！」

逐 (tāk) 家擺毋振動。管區的無法度，轉去 tshuā 擇 (giah) 槌仔的警察來掠人。有一个警察欲來扛甘苦伯仔的粽，伊爇火 toh 起來，一枝扁擔按警察頭殼頂墮去。He 警察無想著伊會出手，擯一下 tuà thoo 跤旋 (suan)。阿火仔一擔醬菜 hōo 警察掉倒，嘛來門拍。後來警察濟人，逐家拍袂贏，攏 hoo 掠去，kan-tann 賣米糕的阿

財先走，掠無著。上帝廟 hōo 救國團佔去了後，逐家才徙去公園路。

我離開上帝廟，行去公園路，路邊兩排整齊懸 (kuân) 大的鹽桑仔樹挂好大生，鹽桑仔落甲規 thoo 跤。我沿路行，沿路鼻鹽桑仔的味，會記得細漢的時，常常佇遮 (tsia) 挂鹽桑仔來食。

行無倂久，看著甘苦伯仔佇一權大樹跤 (kha) 賣粽，生理嘛是遐 (hiah) 好。伊看著我，叫我坐。伊的查某困，名叫阿珠，佇遐鬥跤手。阿珠故 (tháu) 一粒粽，捧來我面前。我看面前的阿珠，十七、八歲，伊的目睭若像真珠的美麗。伊就是我所戀愛的人，固 (khng) 佇心內，永遠無共 (kā) 伊講起。

我看彼菜粽，圓圓的 thoo 豆，金金的朮 (tsut) 米，頂面一沿烏烏的豆油膏，白白的蒜頭，青青的筵荳 (iân-sui)，恰粽箸 (hah) 的味，布袋的味盪盪做一伙，變做一種講袂出來的芳味，這就是甘苦伯仔自伊的阿公傳落來的菜粽特別的所在。伊的阿公自日本時代佇上帝廟賣粽，本來姓許，予一个姓陳的招，所以叫做陳許。後來叫了走音，煞變做甘苦伯。

過一時仔伊較閒，才來給我講話，知影我欲出國，真歡喜，伊講：「恁少年人有機會出國上好。……聽講美國真好額 (giah)，你去看覓 (mai)，看個是按怎選好額。」

我彼時挂才大學畢業，想講代誌捌真濟，就講：「美國好額，是個政治好的關係。」

07 輕便鐵枝路的少年

■ 藍春瑞

頭家出錢鋪 (phoo) 輕便，工人搬柴較好輦 (hián)；

熬工無藉 (sit) 閒 (îng) 仙仙，齣 (tshut) 頭隨換因仔演；

大大細細跋 (kha) 手賤，起起落落受袂倦 (bē siân)；

好耍 (sng) 來回無幾遍，時間短短嘛過癮 (giàn)；

車廂會愧 (hàinn) 細相連，搖籃落眠 (loh bîn) 是當然；

愧 (hàinn) 搖道理攏無變，爽快 (thiòng) 感覺誠明顯。

阮老爸是鋸木工廠的工人，規家口仔攏 tuà 佇工寮內底，面頭前是圓柴箍的大埕，有箍一大輾轉的鐵枝路恰輕便車圍佇 (i) 埕外；這是頭家設來鋸柴、搬柴柴箍，會當趁錢的傢伙頭，工人一日到暗，搬起搬落無閒咧起落柴，頭家不時佇工廠內面巡來巡去，無人有彼號膽去揀 (salk) 車仔來耍，準講有 lāng 縫咧閒，因仔驚予人罵，空款毋敢佇 (uá) 去耍；毋閣藉 (sit) 頭做會了，工人 e 晡五點定著會熬工，鋸台有歌睏的時陣，一直到六點欲 (beh) 食暗的進前，有一點鐘久的時間，因仔會使揀車仔來耍，是上暢 (thiòng) 的好時陣。

空的台車恬恬歇佇鐵枝路頂毋講話的時陣，會佇我的耳空邊，一陣一陣誠細聲共我喊 (hiám) 講：「喂，緊來耍，換恁 looh，緊來 ooh！」；當然，我毋是臭耳聾，早就有聽著，是 kan-tann 欲等所有的工人齊 (tsiâu) 走，聽袂著個噪 (tshò) 人耳的教示，我才欲跳出來揀；毋但我，所有規佇壁角的因仔，一个一个越越越 (tió) 出來；對工廠內面那講笑，那揀輕便車出去外口的柴埕，連鞭 peh 跑去跳柴

箍，隨閣從 (tsòng) 落來欲 jiok 人，連鞭緩車走到喘袂離，倒佇台車頂面假睏；猶有擇 (giah) 柴枝仔待佇柴箍頂，比過來 sut 過去，噓噓嘩嘩，全是因仔聲；等到有人遠遠咧喊 (hiám) 食暗，一个一个越倒轉去灶跋間，因仔聲才勻勻仔恬去。

對輕便鐵枝路的數念，予我後過較大漢的時，誠愛看火車、坐火車，誠 (hàm) 甲若拄著揸火車有牽連的代誌，我攏會斟酌去看、去關心。踎入堵讀初中三冬、台北讀高中通車一年，逐工坐火車咧起起落落、佇車廂內底啄龜、看冊、聽鐵枝路聲，身軀緩車廂咧搖來搖去，若親像細漢的時陣，坐佇輕便台車頂彼種感覺，有講袂出喙的一種爽快纏佇頭殼內，滿足甲心花一直開，喙角微微仔笑。

心理分析的老師父——「佛洛伊德」(S.Freud, 一九五六~一九三九)，捌 (bat) 寫過一冊號做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內底有一篇 “Mechanical excitation”，有講著細漢因仔足愛人共伊的身軀掠起來再振動；譬論講，搖、幌，hiat 起去半空中，一遍閣一遍笑甲咯咯 (kok-kok) 叫，有一種誠爽、誠暢的感覺，咱就會當知影因仔足恰意「機械性、規律性」的刺激，親像倒佇搖籃內子老母輕輕仔搖，誠緊伊就睏 ka-tsuē 去矣，啊若較大漢的因仔與 (hing) 看、興坐馬車、火車，嘛是這個緣故；致使足齊查 poo 人，佇伊做因仔的時代，有一暫仔會下願想欲去駛火車、貨櫃車、馬車，會對所有哈鐵枝路、火車母有牽連的代誌去做、去問、去關心，攏是這種心理咧作怪。應該就是這種緣故，我細漢愛耍輕便鐵枝路、愛揀台車、看火車，較大一絲仔，拄好有機會通用身軀去享受搖、幌的趣味，自按呢愈坐愈興 (hing)，坐久 kan-tann 會啄龜 nîa，袂感覺恠 (thiám)；亦有可能是細漢生活佇有輕便台車的鋸木工廠，有這款環境所致，閣 (koh) 細落去大漢讀冊坐四冬的火車，逐工透早到暗起起落落，若講對火車無感情，絕對是白賊。

08 大肥貓俗鳥仔囡

■ 陳玉華

厝厝後有一間 thōo 埕厝，真久無人倚，發甲規个 thōo 埕墘 (lóng) 草，定定有蛇咧出入，厝角有一个鳥仔岫 (siū)，平常時，仔 (tī) 選要的彼五个囡仔，看著就奔竹篙去共個 thà 落來，鳥仔岫內面有五隻鳥仔囡，攏猶未發毛，囡仔一人分一隻轉去飼。奇宏共鳥仔囡囡仔鳥籠仔內，驚伊冷閣 (koh) 牽一葩 (pha) 電火球仔子溫燒，逐日都足照起工泡牛奶，才共鳥仔的喙擘 (peh) 開，用 suh 管 suh 牛奶倒仔伊喙 (tshui) 內，每工細膩咧照顧，足無簡單，鳥仔的翼股毛發欲 (beh) 齊勻 (tsiau-ún) 矣，就喙笑目笑共我講，等甲伊的毛攏發齊勻，著欲放伊飛轉去 tshue 伊的媽媽，哪知，煞袂記得關鳥籠仔門，話挂講煞，彼隻大肥貓就趁阮無注意的時，伸出前爪共鳥仔擦出去，咬仔喙裡走矣，奇宏手提柴桶啼啼哭哭，綴 (tuè) 著貓味的尻背後一直追，那追那罵：「莫予我 tsang 著，一定拍予你死」。大肥貓驚甲 ù 後壁巷逃走，走甲無看見影跡。

若講著彼隻大肥貓，進前毋知佗一个人，騎一台機車載一 kha 紙箱仔，擲 (tàn) 仔阮的埕尾，彼个人走了後才跳出一隻毛真長的大種貓咪，彼時，奇宏就共伊抱去洗身軀，閣提飯菜來予伊食，有 tang 時仔我挂共魚仔煎好，捧上桌頂，隨予奇宏提去飼貓，奇宏對彼隻貓有夠惜的，人恰貓逐工攏結做伙。

哪知這擺奇宏心愛个彼隻鳥仔煞子貓仔食去，這聲親家變冤家，冤仇結深 looh，逐日都招個囡仔伴，手提柴桶，厝前厝後搜 (soo) 查彼隻貓个下落。猶閣仔稻埕做一跤鐵籠仔，頂頭綁一條索仔做陷阱，等待貓來的時，就用鐵籠仔共 hop 起來，看選的囡仔，若無 tng

著彼隻貓是毋甘願的。就按呢一日等過一日。

到甲有一工的中晝，彼隻大肥貓，悠悠哉哉！又閣行來門口埕咧曝日頭，這個時陣，挂好去予選的囡仔影著，就開始進行個的追捕計劃，隨个手奔武器，全面包圍追趕，緊張！刺激！規尾彼隻貓犯，亦就關入監獄內接受制裁。